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經存疑卷五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蒹葭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湯世銓

易經存疑卷五

明 林希元 撰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彖傳曰咸感也本義曰咸交感也又曰交相感應三句當辨別得明程傳曰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自其有動為感感也自其應復

為感亦感也故曰咸感也有動為感此感彼也應復為感彼感此也故曰交感也有動皆有感感必有應此感而彼應也所應復為感感復有應彼感而此應也故曰交相感應四字只是兩字兩字只是一字

柔本在下今往居於上是柔上交於剛也剛本在上今來居下是剛下交於柔也二氣相交故其卦為咸艮止則感之專兊說則應之至艮止兊說是緣上文剛柔相感而取若非上文有剛柔感應字亦不取

此義矣男下女亦然

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於女男女之正也二少相與婚姻之時也

凡物不相感則竟無有感而不應者感而應則其情通矣故感有必通之理卦辭亨自卦體卦德上取取女吉就卦象上取言占得咸卦者其占當得亨通然必利於貞然後可以得亨使不貞則失其亨而所為皆凶是取女亦不吉也所為皆凶取女皆在其中

彖曰咸感也

說見卦辭下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解見卦辭下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天地二氣相感應也由是

乾元資始坤元資生或氣化或形化萬物於是乎化生矣聖人道德齊禮使民感發而興起是感人心也由是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天下於是乎和平矣夫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之有感必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有感必通也大凡自有所感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咸可見矣無有感而不通者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天地此感通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聖人此感通也屈伸相感而利生日月寒暑此感通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人物此感通也此句已說未說者俱在其中盡再照上文又因以盡其餘也

曰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則上文天地聖人及所未言者如人物之類皆在其中程傳謂天地萬物之情只是指上二句覺未盡蒙引謂推說似是然上文已說天地復云天地似贅了故止作包已說未說底說為

是

天地交感則其氣相通萬物化生在天地感通之後然非天地感通無緣有是葢天地感通之功效也謂天地之感通者要其終言也天下和平亦是聖人感人心之功效曰聖人之感而通者亦要其終而言也與天地感通一般天下和平若作欲心釋躁心平天下化中太深若作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又不切乎舊作人民歸順說似淺今改似安帖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上有澤以虚而通咸之象也故其卦為咸君子體斯象也謂吾人一身與萬物酬酢此心則為之主也夫山惟虚則能受澤之感人心不虚則有物先實其中物之至者皆拒而不受矣故不以己見私意先實其中使其心空空洞洞絶無一物以受斯人之感焉

程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擇合而受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受人兼善惡說或謂只就善邊說夫人之言行非善則惡受人之感善惡皆當兼受若專取善去惡心已不虛又安能別其孰善孰惡哉故當兼善惡爲是

初六咸其拇

咸以人身取象初六處下拇之象也咸以感物爲義初六感於最下感以拇也咸其拇若就象說全不通要只是象相感之淺者爾須得意忘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言其感雖淺然其志已在外而感物非若方外自守之士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在人身隨足而動躁妄而不能固守二當其處有其象矣而六復以陰柔居之則其德亦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故其象為咸其腓夫咸其腓固非善者然有中正之德則其心本善用能反之以居其所卒亦無不善矣占者如二之咸其腓則凶若能反之而居

其所則吉隨所處而為吉凶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順理也言守道而不先動則無害也程傳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三當其處故其象為感物以股而專執其隨夫不能自立而專於隨人亦可羞矣故往則見吝

執其隨咸其股之義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字承下二爻而言謂下二爻陰躁其不處不足怪

九三陽剛之爻亦隨之而不處則可怪也夫大夫生

世貴卓然自立也九三之志專欲隨人其所執亦卑

下矣寧不可愧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以憧憧往來反襯九四之貞只是往來付之無心爾

蓋盡吾所感之道而人之應與否皆所不計也此便

是正而固憧憧猶云切切憧憧往來不是憧憧於往來之間亦不是往來憧憧然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一往就要來切切然不能已纔去感人就要人來應我只管思慮心中切切然不能放下故曰何思何慮言其不消如此朱子語類曰往來自不妨只是不合憧憧爾又曰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

言心之應物也誠盡其當然之道而往來付之無心

如是正而固焉則無物不感無感不通故吉而悔亡若方往時就要他來一箇往來憧憧然在心而不能斷絶則但其思慮之所及者從之所不及者不從也故曰朋從爾思

憧憧往來者不知感應之理為自然而用其思慮計獲之私心必不能一視同仁而有揀擇去取於其間其思慮有及與不及矣其及者即應之不及者不應也故曰朋從爾思葢所應止於其朋所思之外不能

及也

貞者施己之感不必人之應也惟不必人之應則不私己之感其應者亦感其不應者亦感無一人之不感亦無一人之不應故吉而悔亡憧憧往來者施己之感必人之應也惟必人之應則私己之感應者則感不應者則不感而其應之亦惟其感者即應不感者則不應矣故朋從爾思蓋憧憧往來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者以其思之所及故從而目之曰朋猶云朋

黨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未字當無字看本義不正而感即下文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是有害也貞吉悔亡則無此害矣

未光大以心術言王者如天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其

心術何光明正大也若一箇感應憧憧而不能斷絶

則計獲覬望之私横於胷中暗昧窄狹之甚其去王

者大公之道逺矣故曰未光大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此於爻義無取只就位上説

脢不能感物而曰咸其脢者帶卦名説猶同人上九帶卦名而曰同人于郊也以其不能感物故曰咸其脢以其無私係故无悔五之咸脢是箇偏枯寂寞之士當世寡與固無足取然吉凶悔吝生乎動五既不能感物則悔吝無自而生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士君子之生天地間舉天地間事皆吾分内事固無絶人逃世之理今九五之咸其脢則不能感物既不能感物則其志抑亦末矣志末不可以不能感物就是志末因其不能感物所以謂之志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當輔之處又兊為口舌故取其象

上六以陰則有邪媚之嫌居説之終過於媚説者也處咸之極欲感人之極者故其象為咸其輔頰舌三

者備言極言其無實也凶咎可知不假言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口說只是解咸其輔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常久也是解恒字四者皆理之常是解卦之所以為恒惟常故久若變則不能久矣

恒常久也是不已之恒皆理之常是不易之恒惟其

不易所以不已剛上柔下以隂陽定位言剛當居上柔當居下此理之常也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勢亦理之常也亦有有雷而無風有風而無雷者不盡然也蒙引作雷之風恐未是本義云二物相與依其説難言二物矣

巽而動亦理之常也若逆理而動則非常矣

二體六爻是二體之六爻也初柔與四剛二剛與五柔三剛與上柔各相應謂二體震剛與巽柔相應非

是易卦無以二體相應者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皆是也於其道而久焉講學以明之篤信以守之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為私欲之所移不為異論之所奪積之以歲月持之以終身毋銳於其始而怠於其終毋作於其前而輟於其後則靜虛而動直守貴而行利以之齊家則家齊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平天下則天下平經綸運用其出不窮盛烈豐功動

而有獲所謂亨无咎者此也所謂利有攸往亦此也

曰恒亨无咎說盡了又曰利貞戒占之辭也不是上

只說恒到下方說利貞利有攸往只是上面亨无咎

亨與无咎須有分別自其見於用而無阻則曰亨自

其撡之理而無失則曰无咎本義曰則亨而无咎固

自有分矣

本義久於其道與彖傳久於其道不同本義久於其

道重在久字至得所常久之道方重在道字得所常

久之道即彖傳久於其道

大意謂占得恒卦者若能立心有恒則可以致亨而无咎然必利於守正乃為久於其道而亨且无咎也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

恒

說見卦辭下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

此道是正道乃解貞字意

言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漢文帝恭儉二十年如一日非不久也然久非其道卒歸於黄老清淨之習終無以復唐虞三代之治王安石執拗終身非不久也然久非其道卒歸於管商功利之私而基宋室之亂然後知聖人利貞之戒不苟也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句最難看本義曰天地之道所以長久者亦以正

而已矣是欲明天地之道恒久不已只是一箇正不
是說天地惟其正故恒久不已葢無不正之天地也
正字不可安在天地之道上亦不可安在天地之道
下葢如此就是天地之道惟正故恒也看來只當把
正字入在天地之道內言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
久而不已爾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以
見人不可不利於正也
大意謂恒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於正乃為久於

其道獨不觀天地乎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恒久而不已此人所以不可不利於正也葢莫大乎天地莫正乎天地之道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是其正也而自有天地之始至天地之終又自天地之終至有天地之始皆是如此一道綿延無終窮無止息是恒久而不已也此説頗條暢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本義久於其道終也終非靜靜之極則終也利有攸

往始也始非動動之端則始也

言利貞之利有攸往者葢動靜相生終始相因靜極則動終則有始理自然也久於其道是有終矣終則有始而自利有攸往矣葢其守不固則其行不利其體既立則其用有以行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曰得天順天理也正蒙曰得天得自然之理也

愚謂日月循纏度而行便是循天理之自然也葢天無所不統風雲雨露無一而非天日月之纏度次舍何者而非天之所為故以迹而觀則天左旋而日月右轉天之行一日一周日之行比天不及一度月之行又不及十三度其行雖有左右遲速之不同然以理論之則其左右遲速一皆天理之自然也此程傳所以曰順天理正蒙所以曰得自然之理非即蒼蒼之天葢若指蒼蒼之天則日月與天皆相戾矣惟不

以迹而以理所以見其未始有違也

言日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一度月之行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為不及十三度此日月順天之道往來盈縮者也由是日出於東月生於西始終循環相從不已萬古此日月萬古此照臨矣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五氣順布四時流行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冬而復春往來變化由是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終而復始萬

古此四時萬古此化工矣此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也聖人之道不過是人倫庶物之常而已聖人之於道也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至誠而不息悠久而無疆是則久於其道也聖人久於其道雖不期於天下之化成也然風聲之所鼓動治教之所陶鎔天下皆感發興起舍惡趨善潛消默化而成淳美之俗矣

聖人久於其道禮樂刑政皆在其中天下化成則是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舉也

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言日月四時聖人之恒復言此以照上文又以盡未盡之意也謂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皆此恒也大凡即其所恒而觀之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舉無得而遁矣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久道此恒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動者常動靜者常靜飛者常飛走者常走亦此恒也是皆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其或有不如

此者謂之變怪觀其所恒二句如咸卦觀其所感一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風相與恒之象也君子以之立不易方葢方者道之所在也君子立而不易則居廣居行大道立正位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謂久於其道也雷風相與天之恒也立不易方人之恒也立不易方以成德言不是方用

功此是以人當天處即聖人久於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往

易之例初本與四相應是理之常也然自初而言則位居下而在初居下則位卑在初則交淺自四而言四是震體震動无常四又陽爻陽性上而不下以比爻言又為二三所隔故四應初之意異乎常時不可以常理求之矣然惟智者為能知時識勢初陰柔暗既不能度勢又居巽下巽之德為入居巽下入之深

也故深以常理求之言欲其聽施欲其報欲求必得如此非惟不遂所圖而反逢彼之怒禍由是作矣故雖貞不免於凶而无攸利雖貞亦凶而況不貞乎浚恒而謂之貞何也四本正應非有邪也特以反常而不可求爾如賈生之於漢文劉蕡之於唐文宗雖交淺求深何常不正乎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只是本義居下而在初意不及其他

九二悔亡

以陽居隂為失其正居下之中是能久中也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不正是事容有失其當者故有悔久中則其心本善故卒能救其事之失而悔可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久中久字自卦來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以陽居陽為得其正是立心制行亦欲以道義

自處者然以陽居陽兩箇陽則過乎剛居下之上則不中是性質有未善者與上六陰陽相應而其志在於從上則是動心富貴而變其初者矣故為不恒其德之象人而如是動輒取羞安往而不取辱哉故又為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何人之辭蓋辱之者衆莫知其為誰也占者如是雖貞而不免於吝貞不為吝不恒吝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言無所往而不取辱也

九四田无禽

九四以陽居陰位故曰久非其位在人事是久非其道也久非其道雖久何益盖雖有所為亦無成也故其象為田无禽占者田無所獲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與比九五失前禽也一例俱正意在言外言久田

於无禽之地安得禽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以柔中而應剛中在他卦則為好文在此卦則為不好文是被恒字累也夫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人臣之道若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是一於將順而無匡救所謂上下雷同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也而可乎故謂婦人之道非丈夫之所宜也其占在婦人則吉在夫子則凶貞者正固不易是恒其德意本義自明

貞本義自好然在恒卦却不好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爻辭只曰婦人吉象傳添一貞字明恒其德為婦人之貞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曰從一而終夫子裁制乎理義者若一於從婦則剛柔易位牝鷄司晨矣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恒以振為恒者只是常常好動爾好動無常其凶

可知傳曰大无功甚之也

此爻取義有三恒極則不常就全體取震終則過動就上體取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兼六字取總是從上字取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是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意言所以為振恒者以在卦之上爾所以為振恒而大无功也

☶☰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君子小人不並立二陽浸長則進逼於陰而陰不能立二陰浸長則進逼於陽而陽不能立二陽浸長則陰當遯二陰浸長則陽當遯聖人於二陽之長不曰遯而曰臨者為君子幸也二陰之長不曰臨而曰遯者為君子謀也

遯何以亨身雖退而道無損禍不及是以亨也

遯亨言遯則得亨也本義又著九五當位一意是如

何益是時小人未有害君子之意聖人恐君子係戀不知去終必取禍故為此說以喚醒之使知及時而遯也觀彖傳與時行之意可見矣

小利貞戒小人使不害君子也自古小人害君子其終未有獨全者丁謂章惇之徒可見也聖人雖為君子謀未嘗不為小人謀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

九五居上之中又以陽居陽而得其正故曰當位六二是小人與五相應是時未有害君子之心也與時行是就遯之時說本義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是也朱子小註曰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若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不好最說得意思出

遯之時義大矣哉

陰方浸長其勢日以盛大天下之事不可為矣故曰

處之為難是時只得去爾故嘆其時義之大大者大其遯也聖人恐君子溺於所安而不知遯故大其時義以唤醒人

聖人既尋箇剛當位而應釋遯亨又嘆其時義之大此意最不苟葢二陰浸長剛當位而應是時小人全未有害君子之心然君子小人勢若氷炭終無能容君子之理夫富貴功名人之不能忘情者若以小人不我害眈戀而不忍去及其禍至而後去已無及矣

苟能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殆辱不及身名俱全孰善如之故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正君子可去之日聖人以與時行釋遯亨以嘉遯許九五其所以為君子謀為世道計者一何至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天下有山天非有意於遠山也然天體無窮山高有限而山自不能近君子不惡而嚴非有意於遠小人也然盛德在已邪心自靡小人自不能近所以體天

山遯也

君子之於小人若徒見之惡聲厲色而無深沈之思不惟不足以遠小人而反逢彼之怒其禍從此起矣故不為惡聲厲色而但嚴於自守非法不道非禮不動使吾身無可議之隙則在我自有凜然不可犯者在彼小人者自然望之儼然而不敢近矣然君子之嚴非專為遠小人之故也守身之道自當如此而小人自不能近爾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卦以始終言則上為終下為始以前後言則上為前下為後以首尾言則上為首下為尾初六在下則遯之尾也在遯之尾禍將及矣尚可以有為乎故其道為危厲其占勿用有攸往惟晦處静俟可免災爾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解勿用有攸往亦是唤醒人之語不往則无災所以不可往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居下之中中也爻位俱陰順也有是中順之德則不為危言激論而斂德避難確乎其不可奪故曰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為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本義必遯之志一句貼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句此爻純是象其占當如其象爾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即本義必遯之志爾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九三當遯之時下比二隂乃為所纏而不能去故為係遯之象係遯者維係其遯使不得遯也故本義曰當遯而有所係委靡不振如人有疾將以死亡故危畜臣妾吉言他無所用惟用之畜臣妾則得其心而吉也此非教其畜臣妾也明言其無所用爾故傳曰不可大事也

本義臣妾不必其賢而可畜言大事必賢人方幹得

惟臣妾則不必賢人都能畜得非謂臣妾不必其賢

凡愚者皆可畜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憊只是貼有疾意人疾則困憊自然之理也

大事只是遯出處去就亦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四與三俱陽而所行絶不同三下比二陰乃為所係

而不能遯四下應初六有所好乃能絶之以遯人之

賢愚何如是其相遠也所以然者葢三以陽居陽過剛不中四則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又居乾體爾在君子則吉在小人則凶所謂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

否讀作缶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

此即彖傳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柔順中正六二雖是小人然是箇好人未有

害君子之心但九五見得其時當遯引身而去全身全節不辱不殆故爲嘉遯言遯得好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得吉知時而遯貞也不辱不殆吉也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當小人未害君子之時見得自已合當去所以爲正志若三之係遯則牽於私而志不能正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

剛陽有德之士也居卦外不當事任者也下无係應

當路無相知之人也是無所係而遯無所好而遯身在林泉深自韜晦不干當世之事如伯夷大公商山四皓之流也故曰肥遯本義謂遯之遠而處之裕占者如是則寵辱不驚理亂不聞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何所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是解肥遯意言其坦然无疑也即寵辱不驚理亂不聞意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陽爲大陰爲小此卦四陽盛長大者壯也故爲大壯大壯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之道雖長然所行不正則不異於小人小人得起而乘之矣豈能勝小人哉故其占利於守正

本義解卦名只用卦體不及卦德

陽生於十一月極於四月陰生於五月極於十月此

一歲陰陽之消長盛衰也若所謂天下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亂地氣自南而北此世運之陰陽消長盛衰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以卦體言陽為大四陽盛長大者壯也以卦德言乾之德為剛震之德為動以剛而動則志直氣壯而人莫能撓所以壯也卦體卦德各自為義不相干涉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正若依蒙引云大者却要正必須添字恐非聖人本意只當云大者自然正蓋凡君子之人心無私曲行無偏邪其與小人不可同日而語矣故曰大者正也劉共父作王龜齡文集序有曰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如麟鳳之為祥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瑣細盤屈云云者必小人也此可以味大者正之義

正大之大與大者正之大字不同上大字以人言此大字以理言

言大壯之利於貞者以大者本無不正也即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正大於覆載生成見之天無私覆而無所不覆地無私載而無所不載覆載此正大也當生而生而無所不生當成而成而無所不成生成此正大也夫天地之情不外乎正大大壯其可不利於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非禮己之私也難勝莫如己私於是而弗履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所謂自勝者強也蒙引曰造物以雷在天上為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為大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是在下而進動之物初九在下而壯於進故取壯趾之象取趾有二義一在下一進動

初九有剛陽之資而處下位又當陽壯之時剛陽則志鋭於進處下則不安於卑當陽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是恃勢妄為而不度乎事機乘時妄作而不量乎時宜者也故其象為壯于趾夫壯于趾雖居上猶不可況居下乎必值摧抑之虞自取窮困之災故曰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自明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為失其正其見之於事者未免有恃壯之失然所處得中其宅心則循良而無邪妄之非者也故能因以不失其正聖人因占設戒以為占者如能因中求正不恃壯妄為如是正而固焉則得遂其進而吉矣

九二得中猶有恃壯之失何也賢人君子在壯時而失事者亦多如唐五王不去武三思卒致唐再亂又

自貽伊慼宋寇準始藉天書以進丁謂小人既稱譽之復鄙其拂鬚卒慚恨而受其禍君子固有不正也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中則宅心之善德性之良故能損過就中領惡全好因以不失其正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過剛則志太鋭不中則事失當當壯之時其勢又足以遂其進在小人則專恃勇力而不顧道義在君子

則蔑視世事而無所忌憚既用壯罔則其事雖出於正然勢之過剛而亦不免於危故其占為貞厲其象為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本義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此據理之所必至者言之象傳之意未及也此朱子之易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之道所利者貞九四以陽居陰為失其正是不

無恃壯之失矣然惟其以陽居陰不極其剛非若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者比故雖以陽居陰有可轉而貞之理聖人因占設戒曰占九四者若能不恃壯以進如是正而固焉則得吉而悔亡況前遇二陰不如三前之有四其象如藩籬決開前途洞達而無羸角之困高大之車輪輹強壯任重致遠而無摧折之患焉

藩決不羸二句是吉悔亡之象三前有四猶有藩焉

四前二陰則藩決是卦中有此象因而及之不甚重其源頭還在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上來

輹車輪之中幹也俗云車心猶磨心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言九四藩決不羸則得以上進矣壯于大輿之輹是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卦體似兌有羊象焉以其外柔而內剛也何也羊之

為物外柔内剛故好抵觸此卦之體二陰在外四陽在内外柔内剛有似於羊故諸爻皆取羊象六五以柔居中則失其内剛必不能抵觸无復有羊象矣故為喪羊于易易者容易言忽然失其壯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六五不能進固無足取然悔吝亦無得而生故無悔

本義以柔居中中孚當内孚與坤六五黄中一般如此象傳位不當方説得去不然以柔居中正是好處

如何說位不當以位不當謂之喪羊於易決當從子說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位不當最難看若以以陰居陽為不當位則五居中因中可以求正位不當未為病也若以柔居中為不當位則柔中正其好處而不當位未安也依愚說以柔居中為失其內剛故為喪羊許多通暢識者詳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羝羊觸藩不能退就位上取益以全體言則上居卦之終以二體言則上居震之極故觸藩而不肯退不能遂是就爻上取益六是陰爻其才不足以進故不能遂其進也

上六壯終動極是好進喜事不肯安靜之人也故為羝羊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則才有所不足雖好進喜事卒亦不能成其事故為不能遂而无所利其象如是其占可知然以陰柔不足之才而有輕

銳喜事之心於是而無變計則終不足以有為矣猶幸其不剛則有可轉回之理故戒占者能稍去其輕銳之習而艱難以處之則以有為之志而加之以審慎之心必有以矯其陰柔之偏而為濟事之美終得以遂其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言不詳審也

咎不長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不久矣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之義上進也此卦之象離在坤上為日出地上夫離日出於坤地之上則進而上以進於中天上進於中天上進之義也此卦之德以坤之順而麗乎離之大明大明是人君之象而坤附麗之亦上進之義也此卦之變自觀而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自四而進居五位亦上進之義也三者皆

有上進之義以此命卦曰晉

日出地上時當明盛之象也不可當實說若當實說

則昏亂之時日未嘗不出地

蒙引曰明是日字易多以明為日如明兩作明入地

中之類順而麗乎大明雖取上進之義然所重在順

有是順德故能受君寵也荀息所謂竭股肱之力盡

忠貞之節孔明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皆順也

柔進而上行如舜起側微而為天子太子由春宮而

履帝位是也所重在柔上謂有虛中下賢之德也

占者必有是時有是德又遇是君方有是寵錫馬蕃

庶錫予之多也晝日之間三次接見於君恩意之徧

也用是康侯用此卦也猶王用亨于岐山言康侯用

此卦當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朱子謂是虛字蒙引

謂當得字俱未穩

象曰晉進也

解卦辭下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解卦辭下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即大學明明德意在人之性本明為氣質所拘人欲所蔽則明德有時而昏猶日入地中明為地所蔽也自昭明德則本心之德復明猶日出地上其明不為所蔽矣功夫只是格致誠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六以陰則其才不足以進居下則其地不足以進應不中正則上面又有擠排之者故為欲進而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何如當欲進見摧之時是已之德未見信於上也苟上未見信則當安靜自守雍容寛裕無急於求上之信則進退不失其道而咎可无苟求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能无咎乎

此爻是新進之士有人阻抑之未見信於上若賈生之遇絳灌是也罔孚裕旡咎只是解貞吉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

言初六雖欲晉而見摧然其志在於行正而不汲汲於求進也即下文罔孚裕旡咎

裕旡咎未受命也

此句最有意思孟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我進退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初之罔孚裕无咎亦未受官守言責之命爾若既受命而以是處之則泄泄沓沓者之所為也而可乎聖人恐居位者以此為辭怠慢不恭而失其職故為此辭其垂教之意深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六二中正其才德可以進矣上无應援則當路无汲引之者故欲進而愁如然不可因是遂失其守也故戒占者若能守正居易俟命不汲汲於求進則中正

之道久而必彰可以得吉而受介福于王母矣王母如六五之象

象曰受玆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之道久而必彰故卒能受介福于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舉動不免過中失正故有悔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故為衆陰所信由是匡其不逮而救其過失故得以亡其悔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所以為衆所信者以三之志在於上進蓋當晉之時人皆有上進之志六三亦有是志此其所以為衆所信也志字專指三言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要說得貪而畏人出蓋以不中正處高位則德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若盜得而陰據者然一心戀戀常恐為人所奪是貪而畏人也故

為鼫鼠之象益鼫鼠貪而畏人者處非其位豈能久安故雖得之以正而非枉道終以德之不稱而失其有故曰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即是不中正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所處不正其見之治道者或未能盡善而不免於有悔然五居離體而在五位是以大明

之德而在上位坤居其下是下皆順從之益以英明益世之才而為天下所服足以益其不正之失故其悔因之可亡然以不貞之資當晉盛之時有英明之才挾長駕遠馭之勢必有計功謀利之心而少蕩蕩平平之氣象如是則狃於近利終無以進於王道故必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人心之化與不化世道之治與不治皆不之恤吾惟修吾德盡吾事焉則功深而效自溥德盛而化自行不期人心之日化世道

之日治而自無不化不治者矣往吉无不利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是解吉无不利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極剛以伐私邑而不免於危太剛則折危之道也其道雖危終必取勝故吉夫牛刀割雞且云焉用治小邑又焉用極剛哉不惟理所不當抑亦勢所不宜祇可吝爾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解否字意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離日入於坤地之下明而見傷故為明夷在人事則是暗主在上賢人君子為其所傷如紂之時是也在他卦則曰利貞在明夷則曰利艱貞葢當明夷雖欲守正有不能直遂者故須艱難委曲以守其正如

箕子之佯狂為奴是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不及義者只見卦之所以為名未及其義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內體離也其德為文明外體坤也其德為柔順時當明夷是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也夫大難在前內抱明德若不柔順以處之鮮不及禍矣故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處明夷之道也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此道也

此卦中之一義故本義曰以卦德釋卦義

蒙引曰本義云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此就文王以之句內取其實而言也下節內難謂為紂近親云云亦然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晦其明是解利艱貞正其志是申晦其明晦其明其

明自在而不失是能正其志也如箕子之佯狂受辱是晦其明也故曰箕子以之言箕子用此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君子之蒞衆也不明則為人所欺而物無以照過明則聰察太甚而物無所容故用晦而明葢雖明而用晦雖晦而明自在總是不盡用其明之意既不察察而明亦不汶汶而暗也用晦而明不是以晦為明亦不是晦其明葢雖明而用晦雖用晦而明也用晦而

明只是不盡用其明蓋盡用其明則傷於太察而無含弘之道惟明而用晦則既不汶汶而暗亦不察察而明雖無所不照而有不盡照者焉此古先聖帝王所以威震天下之術也

程傳意思甚好但其意是用晦所以為明與本文之意稍異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初九在明夷之初去上六暗主又遠故其被傷特淺故其象為飛而垂翼其占為行而不食所如不合三日不食如孔子絶糧之事初九取象為飛當時繫辭聖人必有所感但今不可考矣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㷀亦有感於在陳絶糧之事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六二去暗主亦遠故傷而未切為夷于左股之象然

亦不可無拯之之道故用拯之而得馬壯則事幾不失禍可免而吉矣明夷夷于左股是象用拯馬壯吉是占

初二二爻俱就位説不取爻義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依蒙六三行不順咸六二順不害之例順以則有二意蒙引曰乘其傷未切而救之順也救之又速是有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純乎剛也在明體之上明之極也居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暗主為應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也故為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之象是向明除害成湯之伐桀武王之伐紂是也不可疾貞言事須有漸不可急遽也夫為民除害固所以解一時倒懸之急然以臣伐君非萬世綱常之福也故占者當其事不可疾急堅貞為之必從容停待若能悔過遷善化暗為明吾

之本心也不然亦至於不獲巳然後舉事可也茍無寛裕之心有急迫之為則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邀利乃後世篡弑之臣也豈湯武弔民伐罪之舉哉若武王之觀兵於孟津可見聖人不獲巳之意其有得於不可疾貞之㫖矣

愚意周公繫此爻是有感於武王伐紂之事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大傳此句甚有意義湯放桀猶有慚德南狩之志乃

為大得者明伐罪弔民聖人之志以臣伐君非聖人之得已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得力全在柔正尚淺上有此二者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若非尚淺則為六五箕子之明夷矣若非柔正則為需九四之致寇至矣

六四居暗地入于左腹也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

則猶可以得意於遠去故雖入於左腹而幸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腹門庭皆自四居坤體而取左腹人之身也門庭人之家也四與上六同居坤體猶人之一身一家也故其始也為入左腹言其在身側也其終也為出門庭言離去其家也此文似漢梅福見王莽顓政一朝棄妻子至九江入會稽變名姓為吳市門卒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即本義得意于遠去之義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内難而能晦其明正其志箕子之明夷也此箕子之貞也占者利於守貞亦當如箕子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佯狂為奴也佯狂為奴晦其明也雖晦其明而明明自不可息爻辭無此意此夫子之意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其德以至於晦有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之意言其初也不明其德而終至於昏暗之極也夏桀商紂可見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言身居九重之上而照及乎四國也故本義曰以位言失則言失君道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此卦所以名家人者以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也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家而不齊則非家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則為家矣此家人所由名也

莫難化者婦人家之離必起於婦人故占家人之卦利於女貞非止正其女也先正其女也女正則男之正易易爾女貞如何閨儀必肅饋事必慎必孝舅姑

必順夫主必和家衆必睦宗姻不生讒妬以間夫之骨肉不預外事以貽夫之禍患凡有數端不止中饋一事也

所正雖在女所以正之者則在丈夫盖主家之人也舜之刑于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皆女貞之義也下至庶人莫不皆然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彖傳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卦辭利女貞之義言家人之利女貞者葢此卦之體六二以隂居隂而得其正女之正位乎内也九五以陽居陽而得其正男之正位乎外也男女正乃天地之義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男女正何以為天地大義葢天以陽而居乎尊地以隂而居乎卑一尊一卑定分不易天地之大義也男以陽而正位乎外女以隂而正位乎内一内一外定

分不易此義即天地之大義也葢男女居室之間而內外之界限攸存夫婦配合之際而尊卑之名分以立實有根陰根陽之不可易根天根地之不容已者故曰天地之大義蒙引謂亦猶云陰陽之大義也亦是但欠明白一說男正位乎外猶天位乎上女正位乎内猶地位乎下意太淺無味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就以二五當父母言家門之中恩常掩義治家之

道以嚴為主一家之人必有嚴威儼恪者為君以主宰於上然後一家之政由是而振舉嚴君為誰九五六二父母之謂也葢九五以陽而主乎外父之象也六二以陰而主乎内母之象也父以陽居陽正位乎外必能正身率物而主一家之外政固嚴君也母以陰居陰正位乎内必能正身内助而主一家之内政亦嚴君也故家人嚴君舍二五不足以當之家人嚴君見有利貞之義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以卦畫推之見其有父子兄弟夫婦各正之義亦所以盡家人利女貞之義也

一家之中父子勢分最為隔遠此卦上九以陽居上初九以陽居下二爻相去隔遠故為父子之象而上上初下父父子子之各正也比肩為兄弟此卦九五以陽居上九三以陽居下二爻相去不遠有比肩之

象故為兄弟而五上三下兄兄弟弟之各正也相配為夫婦此卦九五與六四以陰陽為夫婦九三與六二以陰陽為夫婦而五上四下三上二下夫夫婦婦之各正也正家而天下定猶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不作正家之效說此卦彖傳與他卦不同不釋卦名只以二五二爻發明利貞之義葢必男女父母父子兄弟夫婦備然後成一家雖不明釋卦名然其所以為家人者亦於此可見矣此一例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自火出猶風化自家而出也故其卦爲家人君子體此象也謂家之本在身修身之道言行而已故以言則有物無虛言也以行則有恒始終不變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未行而言斷必行之言有物也久於其道立不易方行有恒也如是則身正身正則家齊而風化之本端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有家之始義當防閑初九剛陽又能防閑是當有家之始能立紀綱法度以防閑之凡一家之尊卑長幼内外親疎貴賤皆有箇法度以為之持循則一家之人皆守其約束條教不至於害義傷恩矣故悔可亡此爻純是占

有家之始法度未立衆志不一自不能無越禮犯分處故有悔必能防閑之始可亡爾程傳曰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是也蒙引謂亦九三悔厲吉之意覺

未是豈閑有家者其初皆必有悔待後始能亡之耶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言有家之始人心未變正好防閑之時也待人心既放然後從而防閑之難乎其為力矣此與大畜初九童牛之牿同意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他無所遂而所遂者惟在乎中饋爾夫陰必從陽女必從男天地

之大義也故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以順為正婦之道也婦人而有攸遂則妻反夫綱而奪夫之權矣故家中凡百事務皆不敢自專一聽命於丈夫而其所職惟中饋之事而已盎必精五飯羃酒漿縫衣裳奉祭祀孝舅姑順夫子其所為者皆職分之所當為自此之外一毫不敢預也无攸遂在中饋六二之貞也占者如之則男女各正家人其宜風化自此而出矣故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此釋吉義言六二之吉是柔順以巽從乎人而不自主事也順以巽只是无攸遂在中饋意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治家過剛者也治家過剛人情不能堪有睊睊胥讒衆口嗷嗷之意故為家人嗃嗃之象夫家門之内以恩為主威嚴之過於人情不能無傷未免有悔而可危然法度治之以立家道齊

肅人心祗畏猶為家之吉也若一於慈祥而恩勝義致使婦子嘻嘻然而笑樂之無節則家範不立法度必虧家道於是乎壞矣故曰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解吉字失家節解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六四以陰居陰是善營利之人也在上位或襲父兄之餘資或有意外之財帛是有致富

之勢也故能致富其家如陶朱猗頓之流也禮義生於富足故其占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大意已見上順在位即本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是以聖賢之君而得聖賢之后如周文王之得后妃也王者以是至於其家則上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下可以宜家

人而刑邦國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蒙引夫得婦為之内助婦得夫以刑家之説似太狹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夫愛婦以内助婦愛夫以刑家故曰交相愛情既相愛其勿恤吉不假言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則有賢德居上則為家主在卦之終則有家也久故聖人特言正家久遠之道一家之人皆骨

肉之親若待之不以誠信則人不見恩情義乖離不相維繫故在於有孚也然一家之中羣情不一人心易流若一於誠信而嚴威不足則人心流放釁孽易生越禮瀆倫將無所不至而家道從此壞矣故又在於威如也有孚則足以固結乎人心而情義不至乖離威如則足以震懾乎衆志而禮法不至於瀆亂家道可以長久而無弊矣故曰終吉

有孚則恩義以篤威如則倫理以正故為正家久遠

之道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此聖人恐人認威如作刑威故為之說如此反身所該者廣身之所具若視聽言動皆在禮法之中身之所接若人倫庶物皆在道義之内如是則身無不正瞻其儀表而人之非意自消望其容色而人之邪心自息雖不厲聲色以作威儼然人望而畏之自有不威之威矣文辭所謂威如者不過如此故曰反身之

謂也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為卦上火下澤上火只管炎上下澤只管流下其性相反睽之象也中少二女雖云同居其志各在其夫家而不同歸亦睽之象也故其卦之名曰睽當人心睽離之時本不可大事然此卦之德內兌而其德為和悅外離而其德為文明是有和悅之德

而濟之以通達之才也此卦之變自離來者柔自二進而居三自中孚來者柔自四進而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亦自二進居三四進居五是性質太柔而得剛以濟之也以卦體言則六五得上體之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在已有德而輔相得人也有此三者是知當人心乖離之時不足以合天下之睽而成天下之大事而小事無待衆力之助者或可以濟也

此卦有三者之善而不免於睽離者其睽出於他人

而不在已如三國鼎分海内人心渙散本於漢室之亂不在於曹劉孫吳三氏也以曹操劉備孫權之雄畧而不能一天下以成帝業可見睽之害大其可小事而不可大事者乃遭時之不幸非才力之不足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見卦辭下

兩動字不偶動而上炎上也動而下潤下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見卦辭下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天地以質而言則天陽而地陰以位而言則天上而地下天地睽也然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相合而成化育之功其事實相同也以質而言則男陽而女陰以位而言則男外而女內男女睽也然夫欲刑家婦欲內助相與以求為生其志實相通也飛潛動植之生

異形而殊質殊分而異方萬物睽也然睽不終睽睽必有合異不終異異必有同舉一物而物物皆然是其事盡相類也曰事同曰志通曰事類兩者之合而為用也然兩者之合原於兩者之睽故不曰合之時用而曰睽之時用葢動不生於動而生於靜也睽之時用以其睽而為用也故曰睽之用其事類與其事同異其事同天地生物之事也其事類萬物有睽有合之事也

睽是不好之卦聖人却尋出好處來說亦是實理而非牽強可見聖人胸襟不比尋常㸃竄韋編三絶之後其得於易者深矣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不違衆獨異而必與人同然習俗多非人情易失故不徇衆苟同而必有所異不必於同不必於異此所以為君子而異於人也故曰君子和而不流羣而不黨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同中有異也君子以同而異亦同中有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與四皆陽而无應是位分既无相關之素情意又无相得之歡孤立無與不可以有行是有悔也而當睽之時初九是陽九四亦陽同聲相應是雖無相關之素相得之歡然以之同處艱危彼此各欲求濟於是相與而相求初既得四可以行矣故得悔亡其象為喪馬勿逐而自復蓋馬所以行也睽獨則不能行

是喪其馬也四既相與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然當睽之時君子固所當親小人亦不可拒之拒絶小人亦非遠害全身之道也故惡人之我求亦必見之而勿絶焉則不至取怨於人斂禍於己而咎可无矣

劉備結好孫吳以拒曹操似初九之喪馬自復也及孫權妻之以妹而入吳亦見惡人以辟咎也與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明所以見惡人之故也言非得已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九二與六五陰陽相應宜相遇者然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有他故而失其歡者然本其正應君臣之義定之自昔不可以一時之故而失平生之歡故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始得无咎如周公相成王遭四國流言成王之心不能無疑是亦睽之時也周公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見我先王公乃辟居東都三年

罪人斯得後公又為鴟鴞之詩以貽王及金縢之啓周公之心始白王乃迎公以歸是亦遇主于巷之意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是恐人疑遇主于巷為失道故如此為他解釋言九二之於六五委曲宛轉相求而得會合近於為邪而失其道也然本其正應雖委曲宛轉相求亦是施於其所當施而不為過故曰未失道也程傳至誠感動竭力扶持雖好但恐非此爻本義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六三與上九為正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其欲進以會於上也二從後而曳之求與之合也四從前而掣之亦求與之合也夫二四雖求乎三而三終不肯從乎二四然上九不諒其心而猜疑於此乎積矣故從而天劓之但邪不勝正故其始也雖有曳掣天劓之傷終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蓋二四之心至是而各休上九之疑至是亦釋矣

天是去髮之刑劓是去鼻之刑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不當謂處二陽之間遇剛謂遇上九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九四陽也與初九本相應之爻不合亦是陽與已不相應是睽離孤立者也然當睽之時人情患於无與各欲求合以相濟而四與初以陽遇陽乃以同德而相與故為遇元夫交孚之象然人之相與在無事之

時則安常處順而釁孽無門處多事之秋則變故橫生而風波易起故九四之於元夫又必危以處之委之腹心以致其誠悃慎其舉錯以杜其嫌疑則終合而无咎矣

此爻如晉劉琨與段匹磾本是非類不幸長史以并州叛降石勒劉琨奔薊石磾見琨與結婚姻爲兄弟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是遇元夫交孚也乃以子羣之書爲匹磾所得琨遂被殺可見睽之時若非危厲難

於兊咎然後知聖人之體悉世態人情也

此爻頗難看蒙引謂睽孤且勿露出初九爻至下文遇元夫方可露出依此却似兩人了依愚説亦不相犯且有序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凡人處睽之時其志未必不欲求合今九四睽孤遇初九之同德而相信之則有謀有助濟睽之志必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六五以陰居陽或所處非其地或所為非其方本當有悔也雖有悔而卒亡之何也葢六五以柔居中而得九二與之相應柔中則有虛己下賢之美得應則有明良相得之歡是其與二合也有若噬膚之易者然以是而往則可以匡吾力之所不逮成吾志之所欲為睽無不合而事無不舉矣何咎之有

宗黨也二與五相應固其黨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噬膚君臣易合之象也以是而往則自足以立非常之功建非常之業矣不有慶乎此其所以无咎也

常說是解悔亡无咎依愚見似尤深一節言厥宗噬膚以是而往又有福慶也豈但悔亡无咎而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上九與六三為正應不幸處二四二陽之間欲進與上合乃為二陽所制在六三無從二陽之心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剛則果毅而失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極則拂戾而難合故其象為睽離而孤立六三本不汙於二陽也而彼則以為汙本無受汙之事也而彼則以為有其以為汙也如見豕負塗其以無為有也如載鬼一車於是遂欲射而去之矣故先張之弧然無是事者其事必白空有是疑者其疑必

釋少間則說之弧蓋至是始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而求之遂得相遇合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至說弧則羣疑亡矣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曰蹇難也又曰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明其為行

之難也蹇字從寒從足足所以行故蹇為行之難見險而止即足不能進行之難也此皆明卦之所以為蹇

卦名為蹇取卦德見險而止之象凡人之居於險阻而不得有行者皆是

東北險阻又艮方也是二義東北險阻以天下大勢言又艮方是就卦上取乃文王後天之卦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如戰國諸侯西有強秦之患乃

自相攻伐劉備北有曹操之難乃恥關羽之沒而伐吳漢後主之時國勢既弱乃連年出師北伐皆在蹇而走險也如沛公入關而見羽鴻門就漢中之封而不攻羽乃蹇而不走險也

陽進則往居五而得中蓋卦自小過而來陽本居四今則進居於五而得上體之中是進而得其所安有平易之義故利西南得所安猶云安從坦道退則入於艮而不進其退為誰指九三也九四進而居五則

九三爲退三雖不退以四之進觀之則爲退矣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東北艮方正卦中所忌也故不利利見大人占者若是在下之人則大人當兼德位說若是在上之人則大人專以德言如劉先主之於孔明唐肅宗之於郭子儀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言蹇之義難也卦之所以爲蹇者蓋此卦之德坎爲險而居乎上險在前也艮爲止而居乎下也險而能

止也見險而能止則不陷於險矣其知大矣哉

見險而止與能止不同見險而止是勢不得不止止不在我也能止是可止而止止在我也加一能字所以贊其知也

釋卦名義而因贊其美所以勸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言蹇利西南者以此卦之變陽自四進而居五得上體之中是平易之地也故利西南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

其道窮是解不利其義自卦變來猶需卦彖傳往有功解利涉其義自兩象來言不利東北者以此卦之變九三退則入於艮而不進艮方是其所忌也故其道窮而不利也

九三非卦變亦謂之卦變者因四進居五而得也

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蒙引往有功是本卦體有大人之象若作虛說則下

文貞吉却是本卦體今但得依其說

當位貞吉以正邦也

言卦之六爻陽則居陽陰則居陰而各當其位正之義也故能貞則可以濟蹇而得吉又由是可以正邦不但濟險而已也正邦又是排出一步

蹇之時用大矣哉

言蹇之時必往西南不利東北必見大人必正然後其蹇可濟則其時用不亦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既險阻上復有水難以措步蹇之象也行有不得人之蹇也君子以之反身修德自有失而致之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是而修焉將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蹇可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當蹇之時往則險在前也險而不能進蹇也不往而來則有見幾知時之知是有譽也

隆山李氏曰古人生居亂世無官守之責類皆高蹈遠引以待天下之清卒之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夫是之謂往蹇來譽與夫履富貴而蹈危機以致身名俱仆為後世之指笑者有間矣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此發明來譽之意謂初六往蹇來譽之時非謂其勿往也謂宜待時而往也無夫子此說初幾為無用之廢人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六二柔順中正是靖恭忠藎之士君臣之義纏綿固結於其心者也上應九五而在險中君在難也故能不避萬死一生之難以求濟之是為蹇而又蹇初不為一身之謀也諸葛孔明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其二之謂歟

匪躬之故是言不為一身之謀蒙引云所以蹇而又

蹇者初非以其身之故似是人疑為一身謀方爾蹇蹇故如此解之似乎不通世豈有為身謀而蹇蹇者耶其為身謀而不蹇蹇者皆是也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此以明忠臣義士之心也與大過上六象傳同旨

九三往蹇來反

此爻以六四參看頗難九三陽剛只云來反不許往濟六四陰柔則云來連許其往濟又連九三皆許之

何也蒙引謂三與四乃上下體之別又謂三在險之外四則入於險故其象不同似未透徹依愚見六四位近九五乃近君大臣三居下體無位是不當事任之人聖人不許三而許四又并三而許之者四居可為之位其勢足以有為三居無位之地自不能為必待四之連引然後足以有濟爾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此是象傳之意爻中未必有此意言九三當蹇之時

反就二陰内之初二二陰亦喜其來本義因此就下

簡得其所安

六四往蹇來連

六四既連於九三合力以濟則是亦欲往而非來者

矣曰往蹇來連何也往者獨往也來者欲人俱往也

上九往蹇來碩亦然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此明來連意當位指六居四實指九三言四以六居

四為得其正九三陽爻為實以六四之正而過九三之實所以為來速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九五君位其蹇也國家治亂所關宗社存亡所係非他人尋常之蹇也故為大蹇然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居尊則名位爵禄足以奔走天下之士有剛健中正之德則道德仁義足以固結天下之士故必有朋來助之將見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而蹇將必有濟

矣

九五與六二為應六二是匪躬之臣本義不取與五共濟而取諸朋來者蓋九五之大蹇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二之陰柔又難與共濟五之中節又足以廣致天下之羣賢故濟蹇不無望於六二而次於羣朋者此也

九五大蹇朋來而無吉利之占程傳謂六二才弱不足以濟本義不取六二爻義似不用其說者依愚見

蹇卦五爻皆在蹇中而未出乎險故聖人未許吉利之占上六居蹇之極將出乎險故許其來碩吉利見大人益否極則泰物極則反雖云人事亦天道也上六程傳説亦好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天下之難方殷非聖賢之才莫能濟而五剛健中正之德適合濟蹇之用是中節也惟其如是故在大蹇之中而有朋來之助不然則為豎子不足謀天下之

賢有望望而去者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此爻本義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蒙引有疑委可疑按自初至四皆未在卦極而亦往蹇何也六四來連九三合力以濟九五有朋來之助皆不得吉利而上六吉利又何也依愚見上六往蹇以在蹇之時與三四同其有吉利之占則以居卦之極為出險之時爾但本義當時必有所見今未能知姑記於此

以俟知者評焉

本義云來就九五就象上解又云利見大人指九五

就古上說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志在內雖有所指而未明言其為五以從貴始明言

之也以從貴不作推本說如比卦外比於賢以從上

例

易經存疑卷五